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五

居處

盧郎中齋居記一首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一首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一首

廬陵所居竹室記一首

堂上

草堂記一首

號州三堂記一首

廬山草堂記一首

尉遲長史草堂記一首

居處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逝清風陵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鏐錫身被纓纒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

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

之一無
字

哉今克渠假息五兵

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人靜士

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

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

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埽填

一作
實

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

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

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

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况大

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拱手長望可以頤神養一作

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潯陽僑舊

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權德輿

靈泉北塢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

中深入圓淨之集作辯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

以是

溪稽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穎川陳公表久挂法冠抗
迹塵外既以自適為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為
公禪誦之地公既至則䟽翳薈剝擁腫隨其汙崇作為
勝勢先是此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既勞止而水之為用
不足公乃默以心集以作然感悅若有通崖隳集作障之下微

得泉脉及薙草轉石準潛集作滌是沮如畚之鍤之決之

澹之噴若玉竇泄為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疑青蓮

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為虛寂然後代集作殖碧鮮

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漱以糜以茗或以助火
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
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往以聲容
為類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
以泉名塢又前代隱賢多遊踐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
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遺跡集作趾留於巖中今
茲公宗本之外又牙以勝槩標品徐會稽公李渤疑海
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避舉則命其山曰玉笥

其餘冠柱後惠文者有王氏張氏陸氏率用仁智樂茲
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為公宗雷雖匡山
之社錫杖所叩不足

集作是

過也每玄闕道機演暢微妙

聞其一音皆攝妄言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為侶

集作伍

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

二具

集作俱

無得清淨洄復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

因泉以見虛公之道斯為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予
傳信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

甲子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蘇
太階躋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
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巖左右
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
蒼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
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滄

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蒙於上下終滙於池際白波淪
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
鳥飛沉之適濯于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翻
芊眠蔥倩杳窈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
其休休集作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公雋人
金閨集作關玉堂之賓淑姿脩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
藝中飲笑拊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為貴適其適故也
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

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顥氣脩然以遺萬物其無方與其不器與昔子房赤松子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以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延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為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

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
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
招盛集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數

文粹
作書

刺于巖石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
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一作列是皆不得

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燠故膏肓欲

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

靜且陰焉其門外

一作外門

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

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

且窮矣天地之性

一作氣

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

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

一有形字

神瘵

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

一作且陽

而必慙其心躁

一無此字

內思

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

一無此字

外門淒淒而寒

者內室形形而熱者其士一作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

陵其環堵其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撐

者為椽桷破者為雷一作寅非削者為障白者為樞篋者為

繩一作纏絡而籠土者為給一作級橫而格音各空者為梁方

大暑火烘爆雷圻壤者一作此字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

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熾熾一作熒熒如列千萬炬

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一作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

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

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災且妖

一作妖且災

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

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

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

道而得

一作革

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

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竹室

一無此二字

其能永永以

爍予書其詞于壁

一作皆唐文粹

堂上

草堂記

柳 識

海昏縣東北一二里有澄陂永泰初檢校左司郎中蘭陵蕭公置草堂于陂上偶然疏鑿從其易也虛楹東向清曠十里傍有古樹密竹一如籬落澄漪風篁終日不厭非出非處優游中道于茲三年矣紫籥為門蔬圃取給怡愉色充止足於斯士君子皆仰其清達也清而多愛達而彌約曩昔持憲仁德恤刑進退之道道皆可勸予學史者也得而紀述思簡予天下之士往歲天子自

鳳翔歸于上都大兵之後秦人陷法抵冒者衆疑似誣
誤者倍之皇綱初振國典未一公職在畿甸位卑才露
京尹器之委以決獄惟刑之恤上簡帝心向三年遷以
持憲歷臺三院折獄如初或如絲棼因我繩直蓋亦多
矣不其才難未止於此當此之時寇逆雖却而猶金方
播氣事多陰勝公仁勇中發忘危與衆前後按乎舊獄
察色見情疑似當刑口伏心怨果斷出之者數百人去
其智足飾非盤根難狀為無辜之害者亦數十人持憲

如此仁乎至哉向使生全愛養之心不備乎陰陽運用之才則視人殘傷空歎息而已焉能密網之中多所濟活昔人有生全之功高明待封者欲人行之所以彰其善也知止足者委順志之所以誨一作是其善也其意不同同歸於德其德雖異觀各有宜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予家於脩江之上十年矣茲地阻遠兵戈不至而猶日見乎罷人貨鬻之怨時聞乎豺狼凌肆之殘春對乎淒風苦雨之音暮秋經乎炎燠札瘥之氣

又見野有此當益感歎而已大曆二年正月七日左拾
道柳識述

號州三堂記

呂 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
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
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地集作池其

所以宴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
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

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唯一作

佳

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
構之義豈徒造適實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

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
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筑
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雖林池煙景不讓他
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扁迴塘屈盤水

集本文
粹作杏

島交

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謂一本
作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岸浦島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
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葉雪飛沂沿
迴環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
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
甘棠垂陰於是乎濯纓連漪解帶升堂晨景火雲隔林
無光虛夢沉沉皓壁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
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
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

浩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
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
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憑軒
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

集作
冰

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
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
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
而君子可謂

一本
作曰

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

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

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廷集作庭

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

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閑人文粹作全戶民如魚鳥馴致

其道闇然日章大人以公執友也小人奉命幸來祗謁

十五字一本以通家之好集作愛獲拜床下且齒諸子侍

坐於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

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靜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

一無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續廬山

此字字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

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成草堂集本

集草堂成三間兩注集本文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

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

斷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碱階用石冪窓用紙

竹簷

集本文
粹作簷

紆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素

諸本無
此字

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

數字文粹
作三兩

卷樂天既

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

記作
草

樹雲石自辰及酉

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

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

記無

此字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

記作
一

丈中有平臺半平地

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泉

集作白

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尺

集作人

圍高不知幾許

許字集作百尺

脩柯受雲低枝拂潭如豎幢如

張蓋

集作如幢豎如蓋張

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蕩葉蔓駢織

成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

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埕坵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

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煇好事者見可以銷諸本無此字永日

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

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石

諸本
作石

趾以剖竹架空

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

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峯雪陰

晴顯晦昏且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

集作
紀

翫縷而言

故無甲廬山者噫凡人豈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

不免有驕矜

諸本
作穩

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

集作
知

知

各以記作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

諸本
作恬

哉

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

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

凡所至

集本并記作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箬土為臺聚拳石為

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

集本并記無此字

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

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好求焉尚以冗負所羈

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昏嫁畢

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

記無此字

左手引妻

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

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

湊公

諸本無此字

朗滿晦堅等凡二

文粹無此字

十有二人具齋

施茶果以樂

記作落

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舍和而不

暇

文粹作假

脩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

雜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宜

大粹
作冥

機慎道迹繫心廣

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厯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於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斷全其樸塙不雕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於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闌於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

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興學潤色其事階上
何有有君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
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
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宿賦三十四
年於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
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
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宴遊六

堂下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首

永州新堂記一首

泉

瀑附

惠山寺新泉記一首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一首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一首

池上

厨院新池記一首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一首

長沙東池記一首

堂下

潭州揚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東

集無此字

池環之九里丘陵

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

有此卒投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

成而勝益竒望之若連艦縻艦

集作檻

與波上下就之顛

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蓉鬱然

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

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

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
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
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
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
水若闕其作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
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
文宜益峻一有以字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
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

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
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巉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
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永州寶惟九嶷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集無此字以
為城有石焉翳于蜀本作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

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
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
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醜奇勢
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

則溶漾紆餘恠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絕

集作跪

或立

或仆竅穴委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遊凡其物
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平原

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

集本如此是
英華作或非

會於譙門之內

蜀本
作外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集本

如此是英
華作以非

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

而祐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

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饒

集作
曉

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谷

谷字集作
土石水

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

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

漏

零陵石刻
作壁編

以為二千石得

集作
措

法

泉瀑附

慧山寺新泉記

獨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錄異者淺集作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

雞之餘考古按圖昔之集作而築之乃飾乃坊有客竟陵

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奇方掩

他境

集作此山之方
廣勝掩他境

其泉伏湧潛滌泄潺舍下無止無

實蓄而弗

集作不

注深源順

集作因

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

衰丈之治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濃乳

噴

集作若醴
醴乳噴

及

集作發

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池

集作

地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耳清濯其原飲其泉能

使貪者讓躁者靜情

集作靜

者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

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

之鑿之之工則水之時用不實濟猶無錫之政頗

集作頗

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

動者嚮

集作若嚮

答其揆一也余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

石

杜城郊居王處士鑿山引泉記 杜佑

佑此莊貞元中置杜曲之右朱陂之陽路無崎嶇地復

密邇開池水積川流其草樹蒙茸岡阜擁抱在形勝信

美而躋攀莫由爰有處士琅邪王易簡

一作居易

字高德經

術探於壺祕文章擅於風雅精識窮於治理奧學究於

天人棲遲衡茅批糠爵祿旁洽他藝尤精術數短褐或
弊箠笥屢空守道安貧不求不競素多山水乘興遊行
踰月方歸誠士林之逸人衣冠之良士佑景行仰止邀
屈再三惠然肯來披榛周覽因發歎曰懿茲佳景未成
具美蒙泉可導絕頂宜臨而面勢小差朝晡難審庸費
不廣日月非延與識無不為疑佑獨固請執事於是雜
叢莽呈修篁級詰屈步邈迤竹逕窈窕藤陰玲瓏勝槩
益佳應接不暇登陟遺倦達於高隅若處煙霄頓覺神

完終南之峻嶺青翠可掬樊川之清流逶迤如帶藏役
春仲成功秋暮其煩匪病不憊於素開雙洞於巖腹當
鬱煥於生寒交清泉於嶽上遭旱暵而淙注止則澄澈
動則潺湲宛如天然莫辨所洩懸布垂練搖曳晴空定
東西之方隅正子午之晷度境象一變賓侶咸驚矧其
流觸灣環曲池奩淪美景良辰賢英迭臻泛方舟而騁
懷聽清商而怡神寧知景之將曠勝事嘉趣諒難備陳
遠祖西漢建平侯家於杜陵綿歷千祀佑實虛薄謬竊

公台作相兩朝空尸高秩初過從心之歲即陳歸老之
誠渥澤猥流皇慈未替特優筋力之禮俯念朝謁之勤
仕適田廬恣尋山水荷天地之大德蒙亭育之厚恩上
答何階競慙是積而粉榆之敬恭肅敢虧每出國門未
嘗公服導從輩悉令簡省芻蕘者莫止唐突及栖弊陋
時會親賓野老衰宗嗇夫游徼亦同列坐或與銜盃由
是盡得歡心庶將協比鄉黨其城曲墟落緇黃童叟杜
名杜氏遍周川原羣情既用光榮老夫唯增祇懼或曰

茲地頗堪遊翫深慮勢家凌奪佑以為不然聖主明君
固當制抑神龍中故中書令韋公嗣立驪山幽栖谷莊
實為勝絕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恃一作恬寵懇求竟不之

許曰大臣產業宜傳後代不可奪也恭惟聖德載在史
策貞元中族叔司空相國黃裳時任太子賓客韋曲莊
亦謂佳麗中貴人復以公主賞愛請買賜與德宗不許
曰城南是杜家鄉里終不得取仰奉聖言布於人聽則
二后皆切禁止所冀常以保安在子孫但履孝資忠謹

身奉法無^疑欽達節克守素風復何虞也司徒平章事
岐國公京兆杜佑記

王處士鑿山引瀑記

武少儀

琅邪王易簡今之獨行士也雖承冠冕之緒不踐名利
之途怡心曠澹篤志廉直精識雅鑿洞元鏡微司徒相
國好山水之游深吏隱之興啓沃多暇不孤勝賞遇良
辰麗景必載酒攜賓將陶性情屢造郊野每車馬麈至
簪裾蒲席布褐之客唯王生焉得賢而親亦可知矣岐

公有林園亭沼在國南朱陂之陽地名樊川鄉接杜曲
却倚峻阜舊多細泉縈樹石而散流瀝沙壤而潛耗注
未成瀑浮不勝杯王生睨之歎而言曰天造斯境人有
遺功若能疏鑿控會始可見其佳矣公乃命僮使具畚
鍤稽度力用而請王生主之生於是周相地形幽尋水
脉目指頤諭浚導壅穿或數仞通如一源竇巖腹渠
摠引消溜集為一作于澄潭始旁決以淙瀉復湧流而環
曲觴葦徐泛自符洛汭之飲管絃乍舉若試舒姑之泉

映碧甃而夏寒間蒼苔而石淨懿夫曩滴瀝以珠墮今
潺湲而練垂又何以助清瀾於荷池滋雜芳於藥圃不
易舊所別成新趣岐公乘閒留玩畢景忘疲優游宴適
更異他日矣王生之靈襟巧思不其至歟在昔神龍景
龍之間故人中書令韋公嗣立有別業在驪山之下雲
松泉石竒勝幽絕中宗皇帝嘗親幸焉既而第從臣之
篇詠為國朝之盛美因詔瓊其谷名幽栖谷賜韋公號
逍遙公渥恩稠疊時罕為比上之愛女

一有
曰字

安樂公主

恃寵驕恣求無不得遂奏請買韋公此莊以為遊觀之
地上不許之

一作之許

曰大臣所置宜傳子孫不可奪也公

主竟慙而止信足以輝煥史筆作程將來况茲池臺林
圃密邇舊廬所居之別館也貽厥百代保之無窮猗彼
瀑泉亦與慶流而不竭矣少儀忝公門客竊迹翰苑謬
當授簡俾紀王生之能事因獲略而叙焉其餘則已具
奉常權公之記述故復重列云

池上

厨院新池記

李元卿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因前池餘
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纜供厨飪滌器而已邑大夫南
陽范愔迹累人羣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
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遂為溝瀆乃命黃冠等願指廣
袤鑿周於下駢石以涯之蓄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
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
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純境幽

則神完予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澈心膽滑
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
碑籀餘地刻而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厯五年歲
號闍茂八月一日記

賀遂負外藥園小山池記

李華

悅名山大川欲以安身崇德而獨往之士勤勞千里豪
家之制殫竭百金君子不為也賀遂公衣冠之鴻鵠執
憲起草不塵其心夢寐以青山

一作
谿

白雲為念庭除有

砥礪之材礎礪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舂鉤之坳

圩垣之凹陂

一作隨

而象之江湖種竹藝藥以佐正性華

實相蔽百有餘品鑿井引汲伏源出山聲聞池中尋竇

而發泉躍波轉而盈沼支流脉散而滿畦一夫躡輪而

三江逼戶十指攢石而羣山倚谿智與化謀至人之用

也其間有書堂琴軒置酒娛賓卑庠而敞若雲天尋丈

而豁如江漢以小觀大則天下之理盡矣心目所自不

忘乎賦情遣辭取興茲境當代文士目為詩園道在抑

末敦元可以扶教趙郡李華舉其畧而記之

長沙東池記

符載

諸侯之封茅受土荷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
盛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鐘池榭而張大之况長
沙大郡也江山亘千里道途控百越有主人焉有大賓
焉渾渾四來擊檝磨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
者即詩人以為褊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
御史中丞楊公領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

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
廷之休聲茂績沛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故捧詔之日公
御賀登車之日道路喜下車之日童老慶晷月而苛細
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即觀游池沼之作出
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旁有泉汴焉陰流沮洳不能措
杯於其上加以隙田數百畝磽瘠滲漏不產嘉穀莞莎
一作歲沙蒲稗狼藉組織公以重價償僧而求之僧滿志也
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卑壤築高岸盡東其勢停深注

淺公以美利儻民而營之民悅隨也居是累月池成大

水既瀦長江

一作城

平澄無邊天空境明一來窺臨百骸

以清江湖思遠

一作遠思

著人襟靈右有青蓮梵宇巖巖萬

構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木叢林陰靄芊眠不究

幽深

一作深源

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哀絃自北徂南賈

邈悠悠鶴

一作鶴

鷺鳧鷺差池淹留太陽晨曦金波暝浮

氣象詭怪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沈沈或時無風影

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闔之扁東追風物之遐曠盛笑賓

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橈逍遙遠去興隨趣往縈涯
繞嶼不記沿汴晤言始歡間以壺觴絲桐緣雲以淒切

羅綺從風而翠燦

疑作
絳縵

有美一人娥眉嬋娟綺袖自障

清歌采蓮聲發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福者曠
勞者逸昏者爽豁七情之底滯蕩百齡之痼恙豈比夫
高陽習家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早濕貽播紳君
子之樂一作慮也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凌
宇宙鼓鑄萬物且茲地也朝為蹄涔夕為蓬壺茫茫乎

一作平地是地波瀾在我識者觀公之為事也量細以度大詳

近以徵遠伏知異日必能成天下之務利天下之物幹

運元化變調正氣致君雍熙與咎變為徒者於此而見

之矣載頃年廬岳嘗辱公顏閱一作閱之顧賀榮拜寵自

舊山已一作以來拂拭孱陋屢陪遊泛觀盛美而不書者

君子或以為固一作闕也乃挾謏才頌賢能以耀乎將來

者也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鈔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舉人臣周克鵬

謄錄監生臣彭良箴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九

宋李昉等編

宴遊七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一首 小池記一首

竹

養竹記一首 植竹記一首

剗竹記一首

山石

東山記一首

慧山寺家山記一首

太湖石記一首

池下

閩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地為遊舟
娛席之地而姹花嫋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
佳思莫極矣及高平公牧察之餘疑作余乃經度隙空之

所因卑汙壑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
右寫影浮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
副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
遊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疏汙隙以就此而海
波朝夕盈來之候通輪足給必集作為我狀而石之以

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於其
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大有神為

宰環塘盈瑩

集作
紫紫

為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興祥

集作
詳

嘉鯉鮪魴于水息昌喚鮪噓虺即水與死翡翠鷓鴣浴
涖眠晴辛蒲翦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
紺竹滲縮醉集作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
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
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
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入而起

小池記

楊夔

弘農子始卜居于前溪得地數畝構草堂竹齋植修篁

竹齋之前有地周三十步因命僕執鍤穴為池焉迨前
溪餘派以漲之流或時涸則汲井以滿環池樹菊及諸
菜果可以左右俎机者暇則散襟曳筇脩吟自怡或從
風微瀾或因雨暗溢則江湖之思滿目矣弘農子性潔
不喜淆雜故一卉一木爽靜在眼前池之上未嘗許片
葉寸梗頃刻浮泛以是耕僮頗厭其役客有知者謂其
勤懇跬步之地何所裨哉廣不袤丈深不逾雉竭其水
不足以澤生物窮其深不足以安龜鱉無蒲藻以潛其

魚無波瀾以方其舟孜孜矻矻虛耗僮力言未訖弘農
子舉頤而荅曰爾以此小而無用乎以其潔而魚鱉不
宅乎以其狹而舟舫非便乎吾豈不欲深及于淵以滋
液畦圃耶豈不欲周植其蒲以繁育魚蝦耶豈不欲廣
導其流以乘風沿沂耶吾恐一作欲利于生植其一作則見
乎疏決無窮矣聚夫鱗甲則動夫竭澤之魚一作愚矣湊
其舟舫則起夫濟涉之爭矣矧夫植其物則有資菜以
盜其澤者叢其藻則有虺蜮以附其伏者利其濟則有

重載以掇其溺者嘻水之利也衆矣其害也亦深矣故
吾所以獨潔此沼亦以鏡其心也將欲撓之而愈明揚
之而不波決之而不流俾吾性終始對此而不渝豈效
夫潛其水以豢鱗蓄介為艫一作潛之備亦曰池而已
矣

竹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

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于長安求假居處得長樂里故關相公文粹集本作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文粹作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于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闕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

他人假居由是筐篚者斬焉篲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

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莽蕞蒼蔚

文粹

莽茸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

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蒼除糞壤疏其

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于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

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

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况其真

賢者乎然則竹之于草木猶賢人于衆庶嗚呼竹不能

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
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于今之
用賢者云

植竹記

劉巖夫

秋八月劉氏徙竹凡百餘本列于室之東西軒泉之南
北隅克全其根不傷其性載舊土而植新地煙翠靄靄
寒聲蕭然適有問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楮槩可以
代甘實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何不雜列其間也答

曰君子比德于竹焉原夫勁本堅節不受霜雪剛也綠
葉萋萋翠筠浮浮柔也虚心而直無所隱蔽忠也不孤
根以挺聳必相依以林秀義也雖春陽氣王終不與衆
木鬪榮謙也四時一貫榮衰不殊恒也垂葇實以遲鳳
樂賢也歲擢筍以成幹進德也及乎將用則裂為簡牘
于是寫詩書彖象之命留示百代微則聖哲之道墜地
而不聞矣故後人又何所宗歟至若鏃而箭之插羽而
飛可以征不庭可以除民害此文武之兼用也又劃而

破之為篋席敷之于宗廟可以展孝敬截而穴之為篋
為簫為笙為簧吹之成虞韶可以和神人此禮樂之並
行也夫此數德可以配君子故巖夫列之于庭不植他
木欲令獨擅其美且無以雜之乎竊懼來者之未諭故
書曰劉氏植竹記

剝

音果
剝也

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邇

一作
近

宸居之正地值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

人意自遠闕邃幽間似次

一作
非是

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

所其虛中潔外之操陰

一作陰

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

嘗賦之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
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為之早來陽春
為之減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逐披
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
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即時乃用申誠
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瞻視謹爾操執慎爾區分
有其質微而葉環萃蕪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

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
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
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
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霄
月嬋娟可玩勁挺不迴者爾其保之既而芟剪成一作
功繁蕪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決旬扶疎一林歷
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無蔽二字一作嗽日萌奸之機檀
藥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

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記一時之妙廣一作筆而述之

山 石附

東山記

韋夏卿

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藹陂湖蕩漾游有魚鱉翔有鳧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煙雲之思自朱方達於震澤三百里而遙惟毗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迨阜隱嶙蟬聯雖有崖壑之形終無峻極之狀封域之內罕

一作穿

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獨孤公之蒞是邦也人安

俗阜三

一作二

稔於茲文為宗師政號清淨有仁智山水

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出岫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名岳苟林巒興遠丘壑意深則一拳之多數仞為廣矣由是於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浚壑之地密林修竹森蔚其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遊覽者忘歸我是以東山定

一作之號

始於中峰之頂建茅茨焉出雲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屏

障城市非遠幽聞鳥聲軒車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

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有

一作發

艾荷春生蘋藻晨光炯

曜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發詩人之歌詠也

自公之往清風寂寥野獸恒游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

固勿伐之木惟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

或周月而遷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

邦迄今四載政成訟簡民用小康永懷前賢屢陟茲阜

艾蒼蔚而松桂出夷坎窞而溪谷通不改池臺唯雜風

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於是加置四亭合為五

一作四所

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籩箬區陳賓寮有位琴碁間作簫管時聞從我之遊者咸遇其勝也嘗以水通舟檝陸阻車徒端徑術於通津翦樛蕪於迴野凡五六里抵於亭之南植山松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麾旄於原上騁騏驎於途中又有塞門墉坂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來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石門林泉峴首風景而已矣為文斲石於彼山阿時貞元

十一年歲在乙亥九月九日記

慧山寺家山記

李濬

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有佛寺曰慧山乃濬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心寧色養家寓是縣因肄業於慧山始年十五六至丙戌歲擢第歸寧為朱方強留之文肅公窺畏常警切於旦夕之間李庶人以反狀聞嘗召公草不順章檄公語以君臣父子忠孝誠節別白自古道理者約千餘言言既勁勇庶人畏敬

又逼以狂卒圍以兵刃促公下筆振叱數四髮皆見怒
狀庶人因令閉之於別所命許縱成之是夜張子良裴
行立共義公忠赤果相與易圖庶人兵敗公以忠節聞
於天下新帥李公元素欲具事表於朝廷公三讓之遂
退歸慧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
後約五百軸寺山之泉獨稱竒能發諸茗顏色滋味公
僻居含飲雖崇貴未嘗輒自優奉惟輦載慧山泉數千
里不問其費耗公文學官業功德濬謹纂敘制詔章表

堂狀類例其間不敢輒以文飾表至敬也為上下卷今
藏史閣我家之盛嘗二為相三為史官高祖中書令謚

文憲儀鳳中為中書令如意中為鸞臺副相

即濟高祖叔

先

公丞相贈太尉謚文肅會昌中為左僕射門下相儀鳳

在相監修國史會昌在相監修國史乾符四年濬自秘

書省校書郎為丞相滎陽公獨狀奏入直史館會己亥

歲春有事白相府乞假東出函谷關數千里夏五月癸

卯過家出覩舊刻石詩題別無碑版叙錄懼年祀寢遠

不得布聞於人謹以史筆條敘於寺之正殿內時乾符六年夏五月十六日甲辰書

太湖石記

白居易 集無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恠之我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 文粹 司徒保釐河洛治

家無珍產琴身無長物惟東城置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宮宇慎擇賓客道

文粹
作性

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

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庶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鎮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庶稜銳劇如劍戟

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喧若斂雲歛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崿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彫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逼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

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
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恠為公
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
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也

文粹
作耶

將尤物有所歸

耶孰不為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
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
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
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

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二年五月癸

文粹作丁

丑

日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

宋 李昉等 編

紀事上

伯樂川記一首

鄭駙馬孝行記一首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一首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一首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一首

土沃鎮保寧記一首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後

一作峻

德以

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

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公

一作以

駕四

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轡擘擘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

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

阜僻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

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蚬其五

兵若教慙其六卒泐泐乎信可以懾穹廬而震高闕也
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
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醞酒有蕪
胥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
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
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
守之則表裏之勢全舍之則候一作望之路隔公料以
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畧而入覲於王議工徒而東為此

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干諏

左傳作干諏干

胡旦切釋文諏通用

為一夕之衛不愆

一作志

於素返旆而旋君子

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致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丈其力近利者奸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畫田定賦講射訓騶蓄信

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
聳龔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卻縠有敦詩之德
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
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蘭茝一作蕙蘭周諸
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寮入亞六卿共行司
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於無一
此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八百三十

三

鄭駙馬孝行記

獨孤及

特進駙馬都尉滎陽鄭贍潛曜其字睿宗外孫玄宗之
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元中
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觴燧本從內則元本作侍
左右帶不解面不饋者累月嘗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
無瘳乃刺血濡翰書為榮集作榮祝請命於上下神祇願
以身代親之身乞靈祈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於神感
而遂契徹夜俟命焚其章畢集作獨神道許三字在存

於二字集煨燼之中翌日長公主疾間公固命左右勿

敢言其請天之章公之容尹靈琛之詞也向微靈琛言
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邇其死生冥
運吉凶陰陽未嘗與天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
神符靈貺來若響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冥不能逃其
應而况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
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不應若公者地集作在綺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
卷八百三十

四

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
十八年尚玄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主柔明而賢輔
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歷
太僕光祿卿嗣滎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餘載
克荷大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懼他日史
氏闕疑也故著之於篇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感集記

鳳凰鷓鴣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

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按

苗氏

豫章類
集作民

之遺墟非觀風按部叅事蒞職者

二字集
作貳職

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

集有
孟字

春正月東諸侯

之師有事於淮西是役也以蜂蠆竊發華夷

類聚
作夏

震驚

執事者匪遑啓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

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克振遠畧殷為長城且修好於

隣侯從交相見執

集作
教

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

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輳輻

類聚

作輻
輳

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

恒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

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

韋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

唐書類
集長史

前尚書右丞徐公

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駱驛

荐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艦隘輜車鸞鑣

韃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星弁執象笏鴈行

而揖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

司轄者貳建隼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乙其載筆掖垣曳

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肩駕於

宇下

集作印纍纍綬若若架肩於宇下駕肩類集作肩駕

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

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

而焜耀後世孰與以

類集無以字

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

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鸞鳳

羣翔而萃至

集作止

不若也彼昔人所稱

集作平

方斯其陋

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

旋紮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
而目集作月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
之車塵在此境也

京兆府司錄加秩記

于邵

司錄之職雅有前志著乎屋壁舊矣自乾元元年四月
皇帝郊於上玄用柴禮以報功也施惠行慶大庇於生
人厥有條目其一在天下糾曹而加秩以為此官郡府
之樞轄政之小大自我褒貶若網之在綱猶衣之有領

禮人存政舉所益則多蓋聖人之新意為國之大體由
此作者時論宜之副相李公兼領京兆祇奉明詔深難
其選自中及外心必叅之趙郡李侯春自監察御史出
行虞鄉令到官九十日表之而還則向來之言無所闕
矣希希字一作上布此令下乃宏舉咸有一德庶乎膚歌凡厥
能事此非所載猶恐遞遷之後混而為別不務首題孰
一作為夫子愚以李侯同聲之故見副舉善之方謹而
志之敢以專達如後之觀者將辨乎始事覽此中記非

公誰歟

宣州開元以來良吏記

陳簡甫

君子所貴乎德積於中而化行於外大可以篆鐘鼎次
可以備謳歌所謂古人遺愛歿而不朽者也宣州秦故
郡之地阻以重山緣以大江封方數百里而銅陵鐵冶
繁阜乎其中故其俗佻而侈其人勁而悍屬鞭撻者
習以為恒易於寇藪昔號難治武德中天下既定唯茲
後附自是朝廷艱厥官非勲賢崇茂者文明中正者清

貞孤拔者法令峻整者無以刻符為邑焉先天之前人

物絀淪矣自開元距今惠化浹物清循

一作修

邁倫故事

傳於府中淑問存諸故老得之數公焉有若裴曜卿者

茲公輔之器受分憂之任以為立政在於樹本樹本在

於設教設教在於率身乃潔其源舉其端削煩苛布寬

惠簡易

一作易簡

得而庶務修愷悌行而羣心化赭衣聖面

者知禁鄉校黨序者胥勸自是宣人始服教矣開元癸

酉歲國家以天下久平四海繁富慮吏之不率人之不

康乃詔分十道署廉察以督之此州統江南之西包譚
衡十有六州而班公景倩始受命焉公清廉以飭躬苦
節以從政以為法者國之柄天下之評寬則阿阿則公
室之權削矣急則刻刻則下民之怨生矣江右荒服政
紊俗訛濟之以猛弛張在我乃布甲令舉直繩恤人之
疾苦除吏之貪暴踰年坐賄削免者百有餘輩澄清之
政於是乎得矣有若竹公承構特高孤貞行懿直方秉
法以馭下去邪以為治鯁惇於是乎康豪奸於是乎息

矣代班之政不易其舊閱歲而屬城效黜者幾乎前焉
初上以遐方罔迪邦禁思文法之臣而二公繼蒞於茲
政斯清人斯寧俾吾楚之俗不慙於度者二公是賴豈
比夫延年有掃墓之稱郅都垂蒼鷹之號彼皆刻深而
我不濫可同年而語哉有若裴公敦復者繼班竹之餘
承法理之極變而通之使人不倦推而廣之使人知化
振綱而羣目張舉大而細故削破觚為圓齊變至魯澆
俗由是觀於義矣有若涇大夫李偁者行溫而恭政清

而簡不矯激以干譽不嚴厲以臨下反躬而令行存誠而化達天寶初自太平長遷於涇涇與太平壤距而俗

二游

疑作游

為二邑僅盈十稔蓋久於其道而惠和之德

漸於人之氣血矣故溢於去思夥於歌謠後卒此州長史以同鄉之愛歸寃於涇而家因寓焉廣德初羣盜蜂軼連陷州縣人士罹難者比肩而李公之間獨完由羣盜聚而保之且曰無忘其德也於戲召公之化勿翦其崇柳季之仁不薪其墓

傅亮修漢諸陵教曰
展季之壘樵蘇有刑

豈若凶寇

懷惠束手侵掠又難於古之人矣招討使給事中表公
異而上聞詔贈宣州刺史旌善也有若司功掾張邈者
清而廉謹而信非公無以舉非祿稍無以入私謁杜
於居官餽贈絕於故吏肅肅然有寒松真玉之操焉由
是累辟使車令奉丹墀青冥之階其在茲也昔在漢世
黃霸課最於潁川魯恭化流於中牟皆異時齊芳高暎
簡牒曷若一州之政年未三紀而循良者六人歟大厯
初兼御史中丞陳公摠方鎮臨此州緬想前哲徵諸輿

誦以為旌賢者所以崇德作頌者所以垂勸以數君之

美需乎在人而不播絃歌傳於竹素逶迤靡迤

一作頹靡與

尋常者共貫則何以激清風教發揮盛業歟以小子學

乎春秋

一有氏字

世於文翰爰命操簡用紀餘烈其里氏族

望期世家存焉故不書大曆乙酉歲三月二十五日記

土汭鎮保寧記

符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汭山鎮相距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

其餘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滙者蓋數千里
此天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度化為豺狼以一鼓
之鐵一丘之木撐鬪鍵鑠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
於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不恚
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為淮西節度是鎮隸焉秦素亮
慙昧憎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
跋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
將沿於斯泝於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閱厲其威容恣奸

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誤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
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
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為蠻夷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
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沃之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
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皇帝震
怒命宗臣曹王皋肅將天威詰誅暴亂節制江西之事
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
皆輟涕為笑媁愉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

矣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
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
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浹辰之下
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謁上郡帆
次於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留於時無裒斂於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
驚鳴一作於戲昔登太行推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
非所託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是知王者

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畧以德則
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
存易簡為約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為政令千里自化變
我澆俗寢為貞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持陶鈞心運
動植嗤嗤橫目知愛疑作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
事樂人庶之服悅故為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
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符載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紀事下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一首

河南同官記一首 邠寧節度饗軍記一首

鄂政記一首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一首

東陽縣五紀 總日 記一首 闕

絕

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

梁肅

御史中執法范陽盧公用直清之德掌中邦憲恭睦之道用宏家法常謂其屬監察御史梁肅曰我王父廣陽公以明德懿識嚮用休福羽儀於中朝我伯父嗣公以

文學政事載揚茂

休集作

烈光績于前人皆肇父史

集作吏

職發于京兆紀綱之任洎予之季曰侶亦能恪慎不懈踐修其官繼處于解之右堂惟二代微

集作微是

在茲侶也

允迪在茲吾子嘗號史臣宜存于篇以示後裔肅辭不

得已

集無
已字

命以為在昔司馬氏世序天地鄭武莊世為

卿士宋魚氏之左師晉籍父之司典下洎乎樂之制氏

厯之疇人俱以傳業彰乎

集作
于

舊史故傳稱善守先代

雅詠維其有之雖大細不倫職事或異其纂修一也惟

京之大惟兆之衆天子之都四方之極糾而轄之是稱

司錄其地劇其選精常與殿中蘭臺南宮即位旋相出

入初廣陽公諱齊卿由司倉掾為之驟登郎官更貳本

府布澤于彭滑幽徐之人端護春宮崇贈少保開元初
嗣公諱成務罷錄岐下軍事實居其任其後作牧于壽

于杭于濮于洺于魏繼受玄社以處太原誠集作咸有嘉

績藏在冊府今戶部郎侶始遠哲聯事之嫌詔解柱後

惠文以就斯職中丞之拜也又有臺府臨察之避在官

之屬其為人簡而廉文而不害在選部辯集作辨論三登

試言第考茲任也詳敏稱一時之最薦紳先生詳集作詳是

天下之事謂如廣陽之家風施于子孫中丞之仁德至

于兄弟斯盡美矣若三世居一官同一署適以全德物
于當時又難能也噫古人所稱方斯其類乎爾小子拜
命著紀書于本廳之東序用闡夫廣陽之宗且為名臣
世官之表時貞元庚午閏四月記

河南同官記

韓愈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府

集無府字

法曹叅軍獲事河

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
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

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吏職事官闕一人將
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
人故於府之叅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

范陽盧君

集作公

邁於汜水主簿則得

集有故字

相國今太子

賓客滎陽鄭公餘慶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

集作今相國

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
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
後由尚書右

集作左

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

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
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
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
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
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
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沉
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

先作帥

蜀本
作扞

荆南

集作
南荆

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既

蜀本

亦作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

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

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集無有字忠勞於國家也蜀本有亦

字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

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于集無于字河南府叅軍舍庭

中於時集作是河東公則為右三字集作左僕射宰相出藩大

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兵集作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

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

也留守守

集作之

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

百官于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

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邠寧

集有慶三州三字

節度饗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收我邠荒藩

我雍疆德邁乎龔黃

文粹作威厲乎廣漢

聲稱

文粹作及集作陵

乎四隣

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墜

文粹作整

封守晏如聖上聞

之曷

二本作何

嘗不負宸而咨

文粹作嗟

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

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

二本有於是仗鉞摠戎之臣威望公而歡懼能無稱

嘻

二本作于

維朗寧之率

文粹作卒一作師

已杖

文粹作仗

誠而自獲

集作

而曰護文粹作而言曰護

拜錫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足以勵

集作厲

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

集作弗

述之而

已焉

此文粹無此字

哉越春王二月

五字文粹作越三月

河漸未流東風

始凌

集作稜

優柔委蛇

二本作逶迤

公被

二本作被

軍容

文粹作令

公

曩奉詔親率師備敵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聞外

得專

文粹作類下同

亦大有所不專也於

文粹作于

是軍吏之職事

者進伏於戲

文粹作戲
集作度

下曰舊

文粹
作實

以是月賞功息勤

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觀

文粹
作被

集作
數

軍實賚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揀

文粹

練作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聲

二本
作旂

於四墉日既登塵不

騰窮陰開

文粹
作閉

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與霑礪翕乎萬

文粹

衆作民湊

二本
作鞞

乎互

疑

羗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

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南

文粹作西
集作面

向闕而再拜

如蒙上之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

集作
鋪

賁育之倫列於軍

某作于公

之宇校師之士次於軍

某作于公

之

堂進如風行

文粹作進猶風趨

坐如雲屯旌旗蔽虧

二本作日

刀

文粹

及作戟交光公於

文粹作于

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

緩

緩字集作優用

醉飽而御酒饋是日饗軍

二字二本作朗寧軍中

無滯

樂

文粹作聲

無亂音左

二本作右

金鼓右

二本作左

羽旄是

二本作所

以奮

武之烈

二本作觀

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

集作謹

絃匏之繁

罔不合奏

二本作簡

節配

文粹作諧

雅音俾三

文粹作重

軍之士

文粹作夫

集作衆

毅其氣馘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薰

薰集作重銳老疾謳吟侵化為祥虜趨為擒洪矣偉矣朗寧

之理明德惟深

二本二字作退被者乎

乃知夫

文粹作于

致饗者不止

乎味能

集作張

樂者不止乎聲則人

二字二本作仁

可以碩其膚

和可以齊

文粹作暢

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其威以和

二本作兼

以仁

彼之饗士從其羶以腥

九字集作彼之饗士獨以羶腥文粹作被之豈以羶

以腥

猗之哉武之德

二本作武有七德

朗寧其一二

二字一本作繇二三

焉

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上帝

二字二本作禮

之明年觀布衣來

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

之軍惡羣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
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鄂政記

舒元興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
夢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為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
侔來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
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為政
顯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

耻且格繇春到秋政與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
心雄乃次視閭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
本鄂城置在島渚間土勢大凹凸者頗險凹者瀦浸
不可久宅息不可議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
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
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
若人甬闕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
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折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

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
立州佐六掾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
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啓公堂眈眈每至朔望日

三字

一作朔日之
二望日之二

軍吏畢謁威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

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為貴耶鄂之軍實三
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
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
識手開畫之創新營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

盈盈軒門對開欲

疑作欲

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

人駭目目前不見居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

肯與瑣瑣曾臆經營細碎不副大君

一作軍

委重柄之意

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為政不專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

年巡封畧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

疑

將校僚吏卒伍

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德宇下道路

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年冬十二

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人喧聲

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深不三月
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太行迎
太行素險賊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
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
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
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
詠思我遺愛使溢衢陋巷幾採教化者聞必寓於風雅
立疑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遺惠豈謝古人耶

是心愈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為國瑞所至必為
人福不顯在一方而已其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
斷石懼累公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
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為民疑
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非陋文褒述也

壽州護軍大夫梁公創制功績記

劉恭伯

大中戊辰歲帝命侍臣梁公承又護軍戎於壽陽郡其

至之日乃言曰茲地之廣控淮淝之川歷荆楚之要兵
多而稼稀俗薄而人囂非通於吏理者曷能保和之今
常侍渾公政成而理平俗泰而人安消災沴為和氣變
凶荒於壽域上下胥悅人其泰寧公之致政也如是我
之撫戎思有其力一作立乃曰士卒之有貧者若吾之不
足於身也有不安其居者若吾之無其室家也顧力無
以恤將何以字之不欲勞於下而成已之私害於人而
就已之欲雖有經度何成厥功忖度日深乃得其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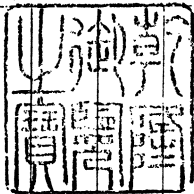
廢寺之材年久而腐用無所堪我將拆而為薪以貨之
於是得錢六十萬置樓邸於旗亭之衝歲收其利以助
用撫拾其餘貨以創軍營二所度木於山價必賤鳩傭
於外賞必厚就使以悅人忘其勞量其有無節費就省
減私儲而足食添月俸而酬工率已儉身乃著成績士
卒之富者樂其業貧者安其居歌謠諠愉令美充塞公
曰軍旅之士既安且寧吾之署曹宜革其舊乃恢其垣
墉高其閑闕崇廊四注以廻合層構中開而嶮岬易隘

陋為輝煥化卑庠為宏敞泱甸之間創制斯成揭焉中
闢豁若天造完葺既備周視其間曰水程無送迎之所
何以遲嘉賓而申揖讓之禮是乃擇勝槩之地立遊觀
之亭斬伐而竒勢出芟夷而佳境見南軒翼舒飛陞雲
聳導流泉於砌下植嘉木於庭中遙峯疊嶂屏列在目
郡邑之人日遊其下輪跡存至不絕於路是知茲地自
然而生其為景象也因公而成以為廢興在人而不在
時在於營構出我心匠以其介直聞於時創制也勤而

功不宣威以復人不徇已以使下郡邑不擾而厥功成
其大將官僚累而請曰公之撫戎也三年而人無犯於
今朝闕有期再欲陳乞保留周歲以副羣心常侍公乃
拜章上聞允叶誠請俄而天書下降褒讚其功詔曰委
以腹心是資信實有勞可獎即懋新恩宜加內府局令
歡聲溢衢遠近咸慶遂使覲事者增榮聞風者益勸公
之才識敏達恪勤公忠猶居外藩未展寵畧付之戎旅
可以夷靜邊塵委以中樞可以肅整天禁而今而後必

見大用之有期矣恭伯幸以筆札佐于常侍公之門日
熟政能觀其成績顧惟不敏敢不承命而書大中五年

正月二十四日記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一